

「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

kong ke chò

——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

周 婉 窈**

霧峰一新會會歌

蔡培火詞曲

霧峰地土好 灌沃亦周到
豪華非所重 重在氣節高
進步由教育 幸福公家造
大樹根底在 風雨掃不倒
(第一節)

* 林獻堂先生逝世於 1956 年，今年滿五十年，謹以此文略表對先生的崇敬與紀念之意。這篇文稿曾發表於「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5 年 7 月 13-14 日)。該文撰寫過程，承蒙許雪姬教授慷慨提供霧峰一新會珍貴史料，劉世溫小姐協助檢索霧峰人物資料，並代標閩南語白話音，謹此致上深謝之意。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研究緣起與先行研究

筆者對「一新會」產生好奇和興趣，源自於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收在賴志彰編撰的《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¹當我第一次翻閱這本寫真集時，特別吸引我的是一張一新會書畫展覽會的照片，牆上掛著書畫作品，邊几上放置各種手工藝品，林獻堂長子林攀龍手中拿著一個茶墊之類的東西，他的旁邊是一位穿著旗袍的美姑娘，另外兩旁的女性也穿著旗袍，眼光都看著我們。照片給人一種優雅而靜謐的感覺。

當時站在林攀龍旁邊的這位娉婷端莊的女士給我很深的印象，後來我才知道她是曾珠如（1915-1979）小姐，這張照片推測是 1935 年一新會創立三週年舉辦書畫手藝展覽會的照片，不久後她將嫁給林攀龍（1901-1983），成為林獻堂（1881-1956）的大媳婦。這是怎樣的一個書畫展覽會呢？一新會究竟為何物？我沒馬上去尋找答案，但這張照片及其所流露的氣氛像粒種子，掉落在我的意識之田。直到最近，當我把一新會當成研究題目，在看材料的過程中，才發現照片中另外兩個人是一新會的靈魂人物——吳素貞（吳帖）與張月珠。事實上那張照片明明就寫著：「這是霧峰一新會主辦的『書畫展覽會』，照片剛好把四位一新會的重要幹部全部拍進去，由左至右分別是張月珠、林曾珠如、林攀龍、林吳帖」。²但是，我要到最近才弄清楚誰是

誰，留真的形象也開始具有「存在之內容」。有人說，文學是一種「彰顯」（reveal），讓熟悉的變得陌生，讓陌生的變得熟悉。我想歷史研究常常也是一種彰顯的過程，「過去」在人們不斷探索和商求之下，將為我們敞開其真實或部分的真實。

關於一新會的研究，在我個人只是個開始。本文的核心史料是霧峰一新會內部資料，以及已經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林獻堂（灌園）日記充滿豐富的訊息，有如一座礦山，等待我們去發掘、提煉。私意以為，若無林獻堂日記的翔實記載，我們對一新會將永遠停留在非常粗淺的認識。目前以一新會為研究對象的文章，據我所知，似乎只有許雪姬教授的〈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³這篇文章對一新會的來龍去脈，以及一新會的重要活動及其意義，已經有了很不錯的整理和勾勒，我能增加的不多。不過，由於我個人對一新會懷有濃厚的興趣，且如此特別的結社活動實在值得吾人從多方面予以探討，因此，勉力草成此篇，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引發更多人的興趣，共同來研究一新會。

二、林攀龍與一新會的創立

1932 年 3 月 19 日霧峰一新會成立；在當時略稱「一新會」，因此本文也將間採此一略稱。一新會成立之前的「打合」（商量）會由林攀龍發起，該會採委員制，成立之後由林攀龍擔任委員長，他每會

¹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臺北：自立晚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²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頁 211。

³ 發表於「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承辦，2000 年 9 月 14-15 日）；該文收入《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 年 9 月）。感謝許教授惠賜此文影本。

必與（除非出國），投注甚多之心力，說他是創立人，應該沒有什麼疑義。當時人也如此看，如《林獻堂先生年譜》云：「二月二十四日長公子攀龍發起組織霧峰一新會，期促進農村文化，廣佈自治精神，以助建設新臺灣也。」⁴吳帖也說：「……昭和七年，林攀龍先生在我們的家鄉霧峰組織了一新會，……。」⁵不過，一新會也可以說是林獻堂和林攀龍合力創立的。就實際的運作而言，若沒有林獻堂全力支持，一新會大概無法舉辦那麼多的活動，並維持五年又六個多月。林獻堂扮演的角色是本篇報告的重點，在此，讓我們先討論林攀龍和一新會的關係。

如所周知，林攀龍是林獻堂和夫人楊水心的長子，弟妹依序為猶龍、關關、雲龍。（林獻堂是林家同輩與長輩男子中唯一未娶妾者。）林攀龍六歲入漢學書房讀書，十歲時和弟弟猶龍至日本東京就讀，開始長達二十二年的外地求學生涯。他在日本接受小學校、中學校以及高等學校的教育，1922年（22歲）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1925年畢業，隨即於該年四月下旬搭船前往英國留學。9月入牛津大學，攻讀宗教、哲學。旅英期間，林攀龍曾陪林獻堂和林猶龍旅遊歐洲約九個月之久。⁶1928年11月4日，林攀龍自牛津大學畢業，返回臺灣。其後，喜好讀書的林攀龍屢次懇請父母允許他再前往歐洲留學，但父母不允許。根據林獻堂日記，1929年2月26日林攀龍再度

⁴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林獻堂先生年譜》（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50b。

⁵ 林吳帖，《我的記述》（臺中市：財團法人素貞與慈會，1970），頁21。

⁶ 1927年5月15日，林獻堂與次子猶龍自基隆搭船，展開為期一年的環球之遊。6月22日林攀龍至馬賽和他們會合，加入歐洲的行程。1928年3月14日林獻堂和猶龍離開巴黎，前往美國，林攀龍則回英國，繼續在牛津大學求學。

請求，「至於泣下」。最後林獻堂和楊水心同意他於明年4月出發，撥予學費一萬元，「攀聞之，含淚來向余〔林獻堂〕道謝。」⁷翌年（1930）3月5日，林攀龍再度出發到歐洲留學，先到巴黎大學就讀，其後轉學德國慕尼黑大學，主修哲學、文學，直到1932年2月2日才返回臺灣。⁸這是霧峰一新會創立的契機。一新會是純民間組織，目的在以社群自身的力量從生活的各個面向，提升自我、啓蒙群眾，以求整體文化的進步。

林攀龍的學歷，以及見識，在當時的臺灣社會可以說數一數二，無人出其右。他若要在臺灣大展長才應該有很多的機會，但是我們綜合林攀龍本身的作品以及相關的資料，可以得知他是個心性淡泊，重視精神生活的人。他愛讀書、愛思考，有堅定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他的宗教信仰奠立在他對人生和宇宙的思考。他的淡泊，有實例可以說明：戰後，1946年臺灣省教育廳發表林攀龍為省立建國中學校長，省立臺中一中家長會也敦請他出任校長，他皆辭卻不就；但當臺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創立，以前一新會會館為校地，他在地方人士的邀請下，同意出任首任校長。⁹從世俗的眼光看來，這是大的石頭不撿，光撿小的。

何以林攀龍以如此高之學歷以及如此廣之閱歷而甘心「屈居」於霧峰一個小地方，從事地方文化啓蒙運動？我認為應該從他的思想和

⁷ 《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二月二十六日，頁67。

⁸ 以上關於林攀龍的留學大略，見秦賢次編，《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頁301、305、307-313。

⁹ 秦賢次編，《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頁326。

信念中去尋找原因。林攀龍好讀書，但留下來的作品不多。根據他的文章（日文），他具有濃厚的人文興趣，表達思想的方式是文學性的，充滿詩意。¹⁰旅居日本十五年，遊學英倫歐陸前後七年，這樣的閱歷應該帶給他和他故鄉父老大大異其趣的人生視野。西方對他的影響是深刻的，誠如他自己說的：「在異國五、六年的生活當中，我不採取只是個旁觀者的立場，而跳入人們的生活裡面，儘量以他們的心來思考，和他們同歡共憂。所以即使說，叫我把歐洲的生活印象寫出來——由於他不管是好、是壞，早已變成我的血，融入血液裡，如今要拿出來觀照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就等於要分解生命體。」¹¹這段文字鞭辟入裡，若非對西方文化有深刻之體驗是寫不出來的。在他的文章中，我們看到「只有真理才能使人自由」這樣具有深厚學養的句子。¹²私意以為，林攀龍崇尚的西方文明是代表陽光的阿波羅（Apollonian）精神，而非酒神（Dionysian）傳統。

在這裡，限於題旨和篇幅，我無法分析林攀龍的思想，基本上，我們可以說，一新會的創立是他對人生之根本看法的體現。林攀龍雖然心性淡泊，「胸無大志」，但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正面的。他認為西歐文化「和東洋文明不同，他是重視人的生命，肯定人生之故！誠然，西洋文化之花是深深地扎根於尊重生命，肯定人生之沃土裡

¹⁰ 林攀龍在《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都發表過文章，中譯（葉笛譯）收入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臺北：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其他」部分，頁211-300。

¹¹ 林攀龍，〈歐羅巴〉（葉笛譯），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286。

¹² 林攀龍，〈要活於創造才能打開解放之路——前輩的努力有這種誤算〉，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299。

的！那是自己要高高興興地活著，同時向周圍不斷地播送芳香，預言著即將來臨的人類之春天的！」¹³「肯定人生、尊重生命」是他自己的用語，¹⁴也大致可以用來概括他的思想。林攀龍不欣賞東方式的人世悲慨，他說：「……東洋詩人大體上都享受自然，而殊少感受其恩惠，其大多數都是於娑羅雙樹的花色裡感受著盛者必衰之理的人們。大多為『叢雲遮月，風吹花』之類的詞藻。」¹⁵他認為西行、宗祇和芭蕉都有疏離人世的傾向，而不屬於「那種從自然不斷地接受新的恩惠，走向無限的生命之路」的類型。¹⁶他在自然的美中，體悟到生命的可貴和意義，以及神的存在。讓我們看看他自述的一樁體悟：¹⁷

¹³ 林攀龍，〈歐洲文化的優越性〉（葉笛譯），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269。

¹⁴ 如林攀龍，〈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248；林攀龍，〈在生命的初夏裡〉，頁264；林攀龍，〈歐洲文化的優越性〉，頁269、270；林攀龍，〈要活於創造才能打開解放之路——前輩的努力有這種誤算〉，頁299。

¹⁵ 「……東洋詩人は、一体に自然を享樂し、その恵を感ずる事薄く、多くは、沙羅双樹の花の色に、盛者必衰の理を感ずる人達である。「月にむら雲、花に風」といつた様な詞藻が多い。」林攀龍，〈虹を見れば我が心躍る〉，《臺灣》第四年第三號（1923年3月），頁65。葉笛將「沙羅双樹」譯為「菩提樹」，係誤，茲改；又葉笛將「月にむら雲、花に風」譯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雖然意思接近，但和整個文脈不合，茲改為更接近原文的譯法。

¹⁶ 林攀龍，〈當我看到彩虹，我心躍動〉，頁245。

¹⁷ 這是具有詩人氣質的林攀龍的文字，茲將原文逐錄於此：「二月三月の交る頃倫敦のハイパーク（倫敦第一の公園）を逍遙して、ふと樹樹の芽ばえを見付け、色づいてきた芝草の上にクロウカスの愛らしくも吹く出したのを見つけた時の喜びを私は永久に忘れ得ないであらう。そして私この喜びをあらゆる「創造の喜び」に結び付けて常に自ら慰めるであらう。倫敦の陰惨な霧の冬を送つて、この喜びを体験し得た者は幸福である。それは春の豫感であるからだ。それはやがて来るべき百花爛漫の陽春を私達に直覚させるからだ。」林攀龍，〈歐洲文化的優越性（上）〉，《臺灣民報》第241號，1929年1月1日，頁15。林攀龍，〈歐洲文化的優越性〉（葉笛譯），頁268。

我將永遠忘不了二月和三月之交逍遙在倫敦的海德公園（倫敦第一的公園），不意發現樹木萌芽，發現在染上綠色的朝鮮草〔草坪〕上也〔楚楚地〕開出蕃紅花（筆者按，crocus，一般作番紅花，）的喜悅。我將把這種喜悅結合於「創造的喜悅」恆以愉悅自己。過了倫敦陰沈的濃霧之冬，而體驗到這個喜悅的人是幸福的。因為那就是春天的預感，它將讓我們直覺到不久將是百花爛漫的陽春。（中文譯文採自葉笛，〔 〕與按語係筆者所加）

他的感動是刻骨銘心的，在另一篇文章，他寫道：「我不能忘記：倫敦的三月初，在要出席 Albert Hall 的音樂會之路上，在海德公園的樹蔭裡發現了兩三朵蕃紅花時的歡欣。」¹⁸就算他不追求「財子壽」，¹⁹過著世人認為的消極生活，他的人生觀是積極的、正面的。²⁰1932年，一新會成立後不久，在一場演講中，林攀龍曾引歐洲名言以為結論——凡人不能如〔日〕月之光明照遍世界，亦當如灯火之光照遍一室。²¹這是夫子自道。

林攀龍之所以組織一新會，也和他對一個個個別的生命看法有關。他相信一個人「自己的向上」，因為「生命就是自內部發生的這

¹⁸ 林攀龍，〈新臺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 285。

¹⁹ 林攀龍說：「我們向來以偷安苟且為事，對真理過著甚為無緣的生活。只要看一下，我的生活理想徹徹底底追求著所謂財子壽就會明白的。而且現在這個財子壽還牢牢抓著大眾的心不放，這是應該深深思考的事情。」見〈要活於創造才能打開解放之路——前輩的努力有這種誤算〉，頁 300。

²⁰ 秦賢次編，〈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 331。

²¹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三月二十一日，頁 127。

一件事」。²²在具體的作法上，他認為「臺灣的再建設要從地方落實和開始，地方的革新先把清新的氣性廣大地散布開來。」²³「大眾的心上就是良好的文化的苗床。」²⁴林攀龍宣稱：「霧峰一新會的誕生決不是偶然的。在真理之光和大眾的期待合而為一的地方，才產生了這個會。」²⁵透過一新會，我想，他的夢想是「要讓蕃紅花在大地的沙漠上開放」。²⁶

1932年3月19日，霧峰一新會舉行成立大會。林獻堂在那一天的日記以「霧峰一新會成立大會」為標題，全篇日記所記都和一新會有關，包括因為預期將多講話，因此到「〔林〕水來處抹咽喉」。²⁷關於創立大會，他寫道：「午後二時在革新青年會館，如所預定之時間僅過十分，開霧峰一新會成立大會。男女會員計三百名，出席者二百四十五人。」來賓有蔡培火、洪元煌、陳焯夫人、張月珠女士等十餘人。在創立大會中，林獻堂被選為議長。關於一新會委員的選舉，大會交由林獻堂指名，林獻堂當場指定三十人為委員，其中五位為女性（王氏水、陳氏蓋、吳氏素貞、楊氏素英、楊氏桂鶯）。會中有來賓祝辭，有人大展雄辯之才，但林獻堂認為這都「不如蔡培火說明〔一

²² 林攀龍，〈新臺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頁 282-283。

²³ 林攀龍，〈新臺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頁 283。

²⁴ 林攀龍，〈新臺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頁 284。

²⁵ 林攀龍，〈新臺灣的建設要從地方開始〉，頁 284。

²⁶ 林攀龍，〈歐洲文化的優越性〉，頁 269。

²⁷ 凡閱讀過林獻堂日記的人都知道林獻堂有些宿疾，咳嗽是其一，他經常到林水來在霧峰開設的長惠醫院抹藥。林水來，臺中人，一九一四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校，一九一五年在霧峰開業。見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29，註 10。

新]會之精神，是為社會奉伺，不是鬥爭團體，使會員明大會之主旨。」七時，舉辦宴會，席間有多人演說，講者是林攀龍、林階堂、葉榮鐘、莊遂性、吳素貞、林資彬、李崑玉、林春懷、江連鼎，以及廖德聰。²⁸這彷彿為將來一新會的系列演說做個楔子一樣。

蔡培火說一新會是「社會奉伺，不是鬥爭團體」，此處的「奉伺」應為日文漢文「奉仕」之訛，就是服務、奉獻之意，可能是日記的筆誤。讓我們看看成立當天通過的《霧峰一新會會則》如何陳述其目標。該會則第二條曰：²⁹

本會目的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之建設。（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是從社區做起，以求把清新的氣息散布出去，而逐漸培養自治的精神，期待能夠建設新的臺灣文化。換句話說，這是由內而外，由小即大的作法。從一個小小的霧峰庄做起，其最後目標卻是以全臺灣為對象。³⁰

霧峰一新會成立之初，會員約 300 名（確實數目不詳），1933 年會員有 468 名，1934 年會員 503 名。成員以霧峰庄居民最多，佔六成以上，其餘來自於附近村庄——北溝、柳樹滿、吳厝、萬斗六以及坑口，並有少數會員來自臺中市、彰化郡、能高郡等地。³¹雖然我們

²⁸ 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頁 123-124。

²⁹ 《霧峰一新會會則》，見《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圖版部分，未標頁碼。

³⁰ 一新會的宗旨，在二月二十四日的籌備會中，已經商定好了。見《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二月二十四日，頁 88。

³¹ 霧峰一新會編，《（昭和八年五月現在）會員名簿》（臺中，1933），一九三三年 468 名會員中，305 名（男 119，女 114）來自霧峰；《（昭和九年六月現在）會員

從會員名簿無法判斷會員的階層出身，由於人數眾多，應該不限於地主階層。林攀龍兄弟當時還沒分家，林攀龍沒有個人的財源。一新會會員需繳會費，每年金壹圓。一新會會員多時曾達 510 餘人，³²但是靠一人一圓的會費絕對無法支持一新會的活動；光是一新義塾一年經費即須 1,500 元，³³遑論還有林林總總的活動開支。根據許雪姬的研究，一新會主要的財源來自於捐款，主要都由林家頂厝捐贈（除林烈堂外），如林獻堂、林階堂、林紀堂妻、林澄堂妻都時有捐款，另外林澄堂亡故後成立的共榮會也有捐款，以此，許雪姬說：「一新會不僅是林獻堂父子的事業，也是霧峰頂厝的事業，更是以霧峰庄為中心的事業。」³⁴誠是的論。

霧峰一新會的會址也值得一提。一新會於 1932 年 3 月 19 日成立。根據林獻堂日記，在此之前，3 月 2 日，林獻堂招攀龍、猶龍往觀林梅堂的新樓，打算租作一新會的會所和圖書館之用。攀龍和猶龍極為贊成，當晚林獻堂要使用人林坤山和林梅堂締結貸借契約。³⁵租金每月 30 元。³⁶林梅堂是林燕腳子，與林資彬等合組霧峰產業株式會社，³⁷是林獻堂的遠房堂兄弟。第二天，林獻堂即找來泥水匠改造

名簿》（臺中，1934），一九三四年 503 名會員中，334 名（男 201，女 133）來自霧峰。

³²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四月四日，頁 119。

³³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五月十五日，頁 201。

³⁴ 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頁 11。

³⁵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二日，頁 100。

³⁶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十三日，頁 197。

³⁷ 《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一月七日，頁 23，註 6。

林梅堂新樓的格局，其中一部分作為圖書館。接下來我們看到林獻堂忙著把萊園的藏書取出曝曬，一句間幾乎沒有一天不關照圖書室的事情。³⁸這個圖書室將成為一新會的重要設置，學生來看雜誌的不少。³⁹

3月21日上午八時餘，林獻堂命陳秋福掛「霧峰一新會」門牌於一九七番地會館門前。⁴⁰未來四、五年，一新會會館是林獻堂最喜歡散步而來，看看書、與人見面聊天，以及引領訪客貴賓參觀的地方。1933年1月12日，可能由於事業失敗，林梅堂希望把租給一新會的家屋賣給林獻堂，林獻堂和他的弟弟林階堂商量之後決定購買，價格6,000元。⁴¹經過幾番波折之後，該年7月22日，林獻堂以4,200元的價格競標購得林梅堂一九七番地之建物。⁴²

1937年在殖民政府的威迫下，一新會「無疾而終」。1946年，林家捐地出錢設立臺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以一新會會館為校地，林攀龍出任校長；1949年，經教育部同意，臺中縣立霧峰初級中學改制為私立萊園中學，並增辦高中部，仍以林攀龍為校長。後來，私立萊園中學改名為明臺中學，今名明臺高級中學。⁴³「明臺」是「明朗臺灣」的意思。林攀龍胸無大志，始終如一，守住霧峰，守住一個小小

³⁸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三日，頁101—116。

³⁹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七月十七日，頁279。

⁴⁰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二十一日，頁127。

⁴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一月十二日，頁19。

⁴²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二月六日，頁53；三月十日，頁101；四月十九日，頁162；五月十三日，頁197；七月二十二日，頁286。這件事還有一些麻煩的後續發展，見《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八月十日，頁308；十月十五日，頁400；《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二月七日，頁59。

⁴³ 秦賢次編，〈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頁226、228。

的萊園中學，年過花甲仍然期待著一個開著番紅花的「明朗臺灣」。

三、一新會的例會與活動（第一年）

霧峰一新會從1932年3月19日創立以來，活動非常多，生氣盎然。1937年10月4日一新會「順應時機」，一新會最後之命脈所在的一新義塾廢止漢文教授，⁴⁴一新會從此告終。前後五年六個多月。在這段時光裡，1932是發軔之年，衝力十足，1933年至1935年，是一新會的榮盛期，然而一新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殖民當局注目的對象。時局開始緊張之後，殖民當局即多加干涉與阻擾。可惜我們缺乏1936年的資料（林獻堂日記缺此一年份），降至1937年，可以說是苟延殘喘的一年。

一新會共分調查部、衛生部、社會部、學藝部、體育部、產業部、庶務部、財務部等八部（各部負責委員見圖1），各有專司。例如，衛生部負責改進公眾衛生、家庭衛生，以及霧峰庄之美觀。社會部分為社會教育和社會救護兩大類，前者之目標在於「迷信打破、風俗改良、趣味向上、奉仕心涵養、文字普及、教育助成」，後者之目標包括「救貧、施療、失業者救護、兒童保護、社會調停」。學藝部分為三類：學術負責圖書、讀書、文藝；藝術負責展覽、演劇、工藝；趣味負責音樂、園藝、座談、娛樂。體育部有一般體育獎勵、運動競技、遠足旅行三類。產業部分為農業、副業兩類，目標在於改善方法、提

⁴⁴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十月十二日，頁354。

霧峰一新會		委員長		林 攀 龍		昭和十年度各部分擔委員	
調查部	主任 林 庚 己	委員 王 烈 嗣	委員 賴 阿 海	委員 江 春 霖	委員 楊 桂 桃	委員 楊 魏 來 備	委員 洪 瑞 蘭
衛生部	主任 林 春 慎	委員 洪 瑞 蘭	委員 楊 魏 來 備	委員 洪 瑞 蘭	委員 楊 魏 來 備	委員 洪 瑞 蘭	委員 楊 魏 來 備
社會部	主任 林 龍	委員 吳 呂 素 貞 石	委員 曾 溫 珠 如 龍	委員 林 李 瑞 霜 玉	委員 吳 呂 素 貞 石	委員 曾 溫 珠 如 龍	委員 林 李 瑞 霜 玉
學藝部	主任 林 金 生	委員 楊 潘 桂 瑞 安	委員 何 林 秀 元 吉	委員 林 林 瑞 川 珠 明	委員 楊 潘 桂 瑞 安	委員 何 林 秀 元 吉	委員 林 林 瑞 川 珠 明
體育部	主任 林 霜 龍	委員 林 金 昆	委員 陳 西 庚	委員 張 月 珠	委員 林 金 昆	委員 陳 西 庚	委員 張 月 珠
產業部	主任 林 培 英	委員 林 水 木	委員 吳 啓 泉	委員 顧 平 進	委員 林 水 木	委員 吳 啓 泉	委員 顧 平 進
庶務部	主任 呂 磐 石	委員 徐 金 瑞	委員 劉 集 賢	委員 呂 磐 石	委員 徐 金 瑞	委員 劉 集 賢	委員 呂 磐 石
財務部	主任 溫 成 龍	委員 林 啓 東	委員 陳 成 龍	委員 林 啓 東	委員 陳 成 龍	委員 林 啓 東	委員 陳 成 龍

圖 1 霧峰一新會各部負責委員表 (1935)

高生產、宣導新知等。⁴⁵

我們從資料上看得到的活動大抵由社會部、學藝部和體育部籌辦。一新會五年內舉辦的活動，約可分為三類：其一，每週固定舉行的例會，其二，非定期的各種活動，其三，慶祝週年的紀念活動。以下先介紹 1932 年的活動。第一年最主要的例會是每週一次的演講會。一新會成立之後，首次舉辦的演講在 4 月 1 日，⁴⁶那天是星期五（金曜日），4 月 9 日星期六（土曜日）再次舉辦演講，以後即固定在星期六晚間七時半或八時半舉行，稱為「土曜講座」，1933 年 6 月

⁴⁵ 霧峰一新會，《霧峰一新會事業實施要綱》，發行年分不明。

⁴⁶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二十八日，頁 141；四月一日，頁 148。

11 日起改在星期天（日曜日）舉行，稱為「日曜講座」。⁴⁷這個每週一次的演講會，持續進行，不輕易取消。⁴⁸1935 年春一新會編有《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收錄一百五十回演講題目，⁴⁹其後又編了二百回目錄。根據林獻堂日記，日曜講座一直持續進行，1935 年 12 月 29 日舉行該年最後一次演講。由於林獻堂日記欠缺 1936 年份，1937 年日記不再記載日曜講座，我們可以推知日曜講座應該在 1936 年某個時點停辦，原因可能和時局有關。如果一年以五十二週計算，扣除少數節慶日子，二百回大約需要整整四年的時間。由於印二百回演題目錄之時，日曜講座仍持續進行，因此，一新會應該舉辦二百回以上的講演才是。以民間之社團而言，一週一次的演講能持續舉辦四年以上，不能不令人歎為觀止。事實上，一新會一開始即是懷抱著「永續經營」的態度舉辦演講。同仁自期「雖再繼續十年可也。三十年亦可也。」⁵⁰

定期演講之外，一新會活動的名目很多，筆者根據林獻堂日記，將第一年的活動整理成表（見表 1）。不過，這並非全貌，因為林獻堂不在霧峰時，一新會的活動未必登錄在日記中。如所周知，這個期

⁴⁷ 日後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時並未把第一會計算在內。見《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圖版部分，未標頁碼。

⁴⁸ 如 1933 年 10 月 18 日溫成龍和呂磐石提議取消 11 月 12 日那天的日曜講座，理由是當天舉行運動會，執事者定必疲累。林獻堂認為「執事之人不過十餘人，豈可因小數之疲倦而停止大多數人之聽眾，且講演之時間不過一時餘，雖疲倦當亦能忍耐」，請他們「切勿發此無勇氣之言」，拒絕所請。1933 年最後一次土曜講座在 12 月 31 日。《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十月十八日，頁 404。

⁴⁹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二月二十六日，頁 74。

⁵⁰ 《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轉引自《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圖版部分，未標頁碼。

間林獻堂仍致力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爲此奔走島內外；他同時也是《臺灣新民報》的董事，出錢出力，《臺灣新民報》於該年4月15日發行日刊，他爲此幾度上臺北。根據此表，一新會一個月平均大約舉辦三、四項活動，加上每週一次的例行演講，活動可說相當頻繁緊湊，若非投注大量的人力和心力是無法做到的。

一新會注重婦女和兒童，成立後不到一年就舉辦三次兒童親愛會（6月26日、9月25日，以及11月30日）。霧峰三保、四保的兒童計有180餘人，⁵¹第一次有140餘人參加，第二次人數不詳（林獻堂不在霧峰），第三次170-180人，可以說附近的兒童幾乎都來參加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1月19、20日的「文化劇」。所謂文化劇指受西方影響的話劇，第一天的三齣是：「犧牲」、「召集令」、「復活玫瑰」；第二天的四齣是：「摘星之女」、「噫無情」、「笑劇」、「可憐閨裡月」。文獻不足，我們無法盡知七齣戲的內容，惟「犧牲」是林幼春三子林太平所作；「噫無情」即雨果的《悲慘世界》，林猶龍在該劇中扮演裁判長。⁵²演劇是一新會學藝部負責籌畫的，從構想到演出至少花了五個半月以上。⁵³可見一新會事有分工，準備充分，非倉促成軍。

運動會也是一新會一項重要的活動。一新會殘留的文獻中有「霧峰一新會第一回運動」的節目單（プログラム，program；見圖2、圖3），節目豐富多樣，除了一般運動競技之外，最後還有「假裝行列」，亦即化妝遊行。由參加者有1500-1600人，或可想見其盛況。

⁵¹ 根據《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六月二十六日，頁260。

⁵² 筆者記得幼小時聽閩南語廣播劇，《悲慘世界》就叫做《啊無情》，姑記於此，供研究日治至戰後之「跨時代」戲劇、廣播者參考。

⁵³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五月三十一日，頁230；六月五日，頁236。

表1 1932年霧峰一新會之活動（3月19日—12月31日）
（表中月日用粗體者，表林獻堂不在霧峰之時期）

月/日	活動名稱	參與/出席人數	備註
03/31	葉書（歐美）展覽會		葉書：明信片：是否於03/31開展，存疑
04/06	婦人茶話會	25人（女20，男5）	
04/08-12	林獻堂赴臺北、臺南		
04/15-18	林獻堂赴臺北		
04/26-29	林獻堂赴水長流		
05/02	第一回婦人會	100餘人	地點：菜園
05/03	演講會		地點：北溝坑靈山寺
05/14	老人慰安會	103人（婦人佔2/3）	
05/15	球競技會		
05/20	演講		地點：萬斗六
06/12	書畫展覽會		展品一百件
05/22-29	林獻堂赴關子嶺		
06/14	通俗演講		地點：戲園
06/24	兒童親愛會	140餘人（男70餘，女60餘）	
06/28	辯論會	近200人	地點：青年會館 題目：產兒制限之可否
07/03-06	林獻堂赴臺北		
07/13	通俗講演		地點：戲園
07/26	留學生懇親會	60餘人	
07下旬	辯論會		根據06/29-30、07/02日記，是否舉行不詳
08/10	通俗講演		根據08/08日記，當日未見紀錄
08/14-09/18	林獻堂赴日		
09/21-10/07	林獻堂赴關子嶺		
09/25	兒童親愛會		根據09/24日記：林獻堂在關子嶺，未參加
10/23	第一回運動會	1,500-1,600人（婦女佔大多數）	
10/28-11/01	林獻堂赴臺北		
11/19	文化劇		地點：戲園；三齣
11/20	文化劇		地點：戲園；四齣
11/21	婦女親睦會	70餘人（婦女近50，男子10餘人，小孩10餘人）	
11/26	演劇批評會	20餘人	
11/30	兒童親愛會	170-180人	地點：禮拜堂
12/04	黃竹坑遠足	27人	
12/28	送年懇親會		

資料來源：《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

林獻堂日記云：「婦女之參加運動者約近三十人；自朝至暮之觀眾亦是婦女佔大多數，是為此回運動會之特色。萱場校長、柳澤警部補亦參加競走。未後之最有趣使人永久不忘者，則假裝行列，及團體對抗リレー也。猶龍、春懷、成龍外，男子四人、婦女四人作假裝行列，其滑稽真是使人絕倒。團體對抗リレー，第一回巡查、組合、壯丁、檢查所，壯丁獲得第一。第二回林家、革新青年會、北溝詰所、役場、學校，林家獲得第一。……」⁵⁴萱長是霧峰公學校校長萱長三郎，柳澤警部補是臺中州大屯郡役所警察課警部補柳澤道太郎。「團體對抗リレー」是團體接力賽，組合指霧峰信用組合；壯丁是霧峰壯丁團。就參加的個人和團體來看，說是霧峰全庄的運動會，並不為過。真有家族辦社會之慨。

從參加一新會活動的人數可以看出，一新會受到霧峰庄民眾的肯定。每週一次的土曜講座也頗受歡迎。根據林獻堂日記，4月1日第一次的演講聽眾有300-400人，⁵⁵真可說一炮打響。其後聽眾大約維持百人以上，如5月14日，楊水心和蔡培火的日曜講座吸引約二百名聽眾；⁵⁶十二月十日，林獻堂和夫人聯袂演講，「聽眾百餘人皆肅靜傾耳。」⁵⁷如果一百人以下，林獻堂則會流露一絲失望，在日記上寫道：「聽眾不滿百人」、「聽眾尚有約近百人之多，差為可喜」、「聽

⁵⁴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月二十三日，頁433。

⁵⁵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四月一日，頁148。

⁵⁶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五月十四日，頁207。楊水心的講題是「香港旅行談」，蔡培火講「清新之氣再造臺灣」。

⁵⁷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二月十日，頁495。楊水心的講題是「婦人與文化」，林獻堂的講題是「社會奉仕之精神」。



圖2 霧峰一新會第一屆運動會節目單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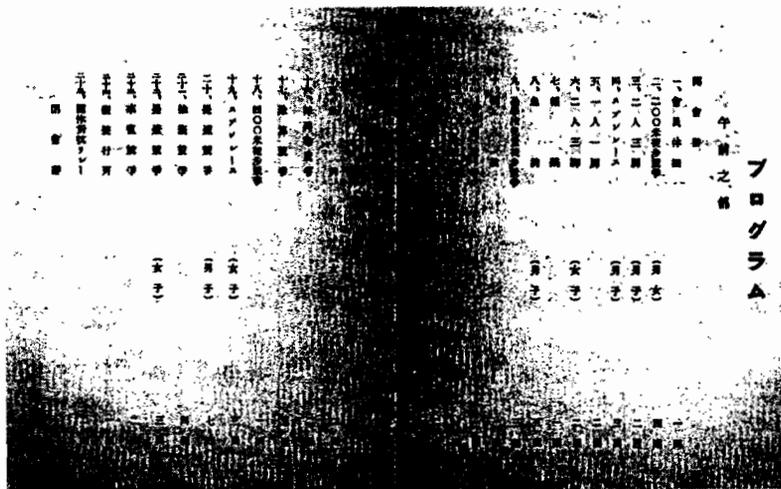


圖3 霧峰一新會第一屆運動會節目單

眾約近百人而已」等。⁵⁸（就我聞見所及，中央研究院人文各所舉辦研討會，若有一百人以上參加〔實際出席〕，就稱得上人氣旺盛了。）

1932年是一新會重要的起頭，運動會節目單印著「第一回運動」，預示著主辦單位心中存著「第二回、第三回……」的想法。一新會的作法處處流露出「永續經營」的用意。這年年底一新會會歌和會期也誕生了。一新會的會旗在11月9日「出世」（林獻堂語），會期藍地三角形，中一赤心。⁵⁹（見圖4）

一新會會歌的「出世」則比較曲折，原先一新會曾徵募會歌，確切的日期無法得知。6月17日劉集賢來獻他所作的一新會會歌，四句連二十四首。⁶⁰6月25日蔡培火也朗誦他所作的一新會會歌，林獻堂和莊伊若略加批評。⁶¹7月2日林獻堂和林攀龍一起選擇一新會會歌，二十八首中沒適當者。其中有二首附有譜，兩人到林階堂（林獻堂的弟弟）處請在林家當西席的鋼琴家高錦花彈奏，也不覺得好，因此又到詩人林幼春（林資修，林獻堂堂姪）處，請他另作。⁶²這件事似乎一直擱著，一直到11月6日才決定採用蔡培火作的會歌。11月3日蔡培火在林猶龍住處舉辦的音樂會中唱一新會會歌；5日又在土曜講座唱一新會會歌。⁶³根據蔡培火11月6日的日記，一新會公募會歌，他也是審查員，但沒找到合適的，最後林攀龍請蔡培火教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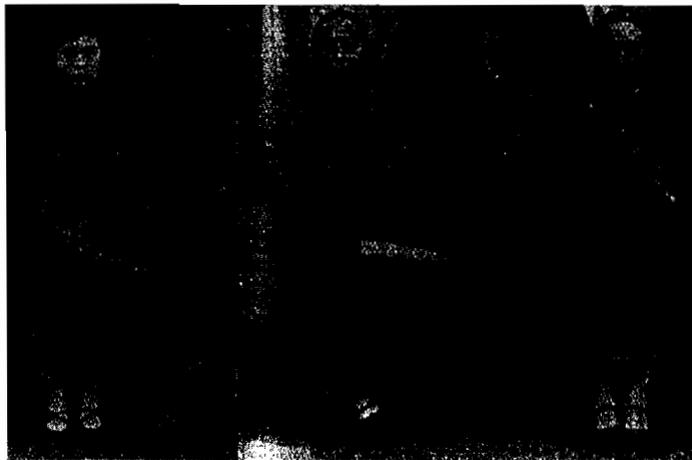


圖4 霧峰一新會會旗

會會員唱他所作的歌。⁶⁴該日林獻堂日記也提及這件事，並且抄錄三節的歌詞（見圖5）。⁶⁵至此，一新會會歌總算大致決定下來。

然而，林獻堂似乎還寄望林幼春的歌詞，11月9日，他囑託蔡培火為林幼春所作的一新會會歌作譜，但由於歌詞文白相間，「歌唱頗為不便」，他和蔡培火一起去和林幼春會面，囑咐他修改。次日，林獻堂和蔡培火又再度和林幼春見面，商量修改一新會會歌。⁶⁶最後林幼春的會歌似乎不了了之。11月18日，林獻堂和攀龍、猶龍夫妻、林資彬夫妻訪遊後壠仔慎齋堂時，兩個小孩獻唱霧峰一新會歌。這是

⁵⁸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七月二日，頁268；七月十六日，頁290；頁十二月十七日，頁502。

⁵⁹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九日，頁459。

⁶⁰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六月十七日，頁249。

⁶¹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六月二十五日，頁258。

⁶²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七月二日，頁268。高錦花即鋼琴家宋如音女士的外祖母；宋泉盛牧師的岳母。

⁶³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三日，頁450；十一月五日，頁454。

⁶⁴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237-238。

⁶⁵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六日，頁455。

⁶⁶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九日至十日，頁459-460。

一新會會員張月珠教他們的。⁶⁷可見蔡培火的一新會會歌很快取得地位，並且傳布開來。慎齋堂是歷史悠久的齋堂，當時由張月珠的祖母主持；張月珠是林資彬的親戚。⁶⁸此後，唱會歌成爲一新會活動不可缺少的一環。⁶⁹三紀之後，吳素貞（林資彬妻）回憶一新會時說：「每當我們在一起高唱會歌時，那激昂颯勉之詞口心相應，大家生氣勃勃，該感謝蔡培火先生的創作，……。」⁷⁰

有了會旗與會歌，霧峰一新會在 12 月 28 日舉辦「送年懇親會」，送走了充滿活力與希望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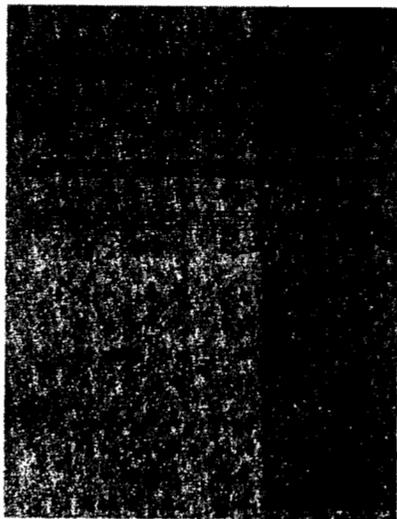


圖 5 霧峰一新會會歌

⁶⁷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十八日，頁 470。

⁶⁸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14-15、126。

⁶⁹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新會主辦婦女親睦會，會中合唱會歌，並由張月珠獨唱一新會歌。《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二十一日，頁 474。

⁷⁰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 27。

四、當局刁難下創立的一新義塾

——兼談教育家林獻堂

林獻堂長年從事政治活動，站在臺灣人的立場爭取殖民地自治，因此他的一舉一動都是臺灣總督府深切注目的對象。1932 年夏秋之際他爲臺米制限問題上京請願。他們一行十二人，包括陳炳、郭廷俊、黃純青、劉明哲、鄭鴻源等人，抵達神戶之後，只有他和陳炳受到「尾行」（跟蹤），每到一驛必有特務來交班。⁷¹這不是御用紳士辜顯榮和郭廷俊之輩「一體均霑」的待遇。雖然此行是爲了米穀問題，林獻堂拜會日本政治人物（包括首相、拓相等）時，不忘一再提出兩點主張：一、臺灣必須實施自治制，二、義務教育不可緩，公學校漢文須爲必修科（當時爲隨意科）。⁷²林獻堂返回臺灣拜訪臺灣總督中川健藏時，仍重申地方自治、義務教育等主張。⁷³

漢文教育是林獻堂當時的兩大關心之一。林獻堂主張公學校漢文爲必修科，在遊說、爭取日本當道支持時，公開提出的理由卑之無甚高，如「漢文爲隨意科，實與全廢無異，故兒童卒業後不能寫淺白之書信，凡欲作事每以此爲苦。」⁷⁴除了這些說得出來的實際考慮之外，林獻堂對漢文，以及漢文背後所承載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特徵，有很深

⁷¹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八月十九日，頁 340。

⁷²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九月七日，頁 370；九月八日，頁 372；九月九日，頁 374。

⁷³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九月十六日，頁 383。

⁷⁴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九月七日，頁 370。

的感情和認同，這是可以從他積極參與樂社活動，以及其他日常行事和作為中推知的。

一新會成立的前一年，亦即 1931 年，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氣氛。9 月 18 日滿洲事變（九一八事件）發生，這是日後某些歷史學者所謂的日本「十五年戰爭」的起頭，軍國主義抬頭，右派氣焰高張。滿洲事變對殖民地的影響是具體而深遠的。在臺灣，這些影響顯現於多方面，林獻堂至為關心的漢文教學逐漸受到波及，不少公學校停教漢文，書房也開始遭受取締。1932 年 11 月 18 日，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臺中市前月禁止漢文書房，今朝新聞又揭載高雄州禁止漢文書房四十八處，學生約有二千餘人，於此二千餘人之學生無處求學，四十八名之教師無處就職，豈不可哀哉。」⁷⁵該年八、九月間，方才上京遊說公學校漢文課改為必教，誰知旋踵間漢文教學竟淪為禁止的對象。

林獻堂原組有漢文研究會，以高薪聘莊伊若當講師，開班授徒，分男子部和婦女部。⁷⁶在書房相繼被取締之際，林家漢文研究會也開始受到注目。1932 年秋天，一新會成立後七個多月，霧峰派出所增加一名巡查金澤信雄（林獻堂在日記稱他為特務），10 月 26 日柳澤警部補帶他來拜訪林獻堂，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當局視霧峰較前更重，或云為一新會，未知然否。」⁷⁷從事後一新會舉辦活動時總多

出固定的旁聽者來看，此為一新會而增設殆無疑義。12 月初，柳澤警部補對林猶龍說：漢文研究會須要提出認可，他於前月曾解散北溝之書房云云。眾人一起商量，有人認為以一新會之會員而研究學術，無申請認可之必要，且擔心萬一提出申請認可而被拒絕，即不能再開會，遂決定不提出申請，並決定明年把研究會移到一新會館。⁷⁸

1933 年 1 月 17 日，漢文研究會婦女部和男子部分別舉行結業式，全年無缺席者，男女各一人。⁷⁹2 月 20 日改由一新會主辦的漢文國語研究會舉行開會式，教師為莊伊若（漢文）和潘瑞安（國語）；學生不用交學費，女子限 60 名，男子限 30 名。女子白天上課，全無漢文、國語之素養的女子，上午教以國、漢各一個鐘頭；稍識國語、漢文之女子，下午國、漢各一個鐘頭。男子由於多有職業，夜間上課。⁸⁰這是承襲漢文研究會而來的，鑑於時勢加上「國語」（日語）二字。沒幾天，2 月 24 日柳澤警部補來命令國語漢文研究會中止，理由是未申請認可。該晚林獻堂「聞之甚不快」，與人下棋時「甚感無聊，終夜不能成寐。」⁸¹從此開始長達兩個多月、一波多折的申請認可過程。

由於從高層得知國語漢文研究會必須按照書房的申請手續辦理申請，3 月 4 日林獻堂、莊伊若、林攀龍以及溫成龍決定把書房定名為「一新義塾」，並決定修業年限四年，以及場所、教科書、學生數、

⁷⁵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十八日，頁 470。

⁷⁶ 關於漢文研究會，林獻堂日記著墨不多，莊伊若年薪八百元，見《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十二月二十八日，頁 409；《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一月二十二日，頁 36；一月二十五日，頁 43；一月二十九日，頁 49。

⁷⁷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月二十六日，頁 437。

⁷⁸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十一月十四日，頁 499。

⁷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一月十七日，頁 25。

⁸⁰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二月二十日，頁 70；二月二十五日，頁 78。

⁸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二月二十四日，頁 76。

費用等事宜。⁸²為省篇幅，我們無法細述申請認可的經過，總之在官方不斷拖延之下，5月9日終於獲得認可。⁸³林獻堂「聞之甚喜」，認為「霧峰文化因是而助長不少，此義塾亦是一新會之一大事業也。」⁸⁴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放到大時代背景中予以考察，當更能了解其意義之非凡。在公學校陸續放棄漢文課，各地書房接二連三關閉之時，霧峰林家竟然堅持申請設立新書房，當局之不輕易許可，乃是當然之事；而其終能成立，且成為一新會之一大事業，不能不說有如沙漠中出現綠洲一樣，令人興奮、驚歎。

在申請認可過程中，官方非常在意一新義塾每週是否確實教授國語十六鐘頭。⁸⁵5月12日林獻堂和相關人士決定一新義塾的教授時間，以及男女分為四組之配置。漢文方面，女子第一組上《六百字篇》尺牘，第二組上尺牘，第三、四組高等漢文讀本。男子第一組尺牘，第二組四書，第三、四組古文析義。5月12日分組的結果，女子四組都有學生，男子僅第二、第四組有學生。共計126人申請入學。⁸⁶

5月15日一新義塾舉行開塾式。學生120餘人，女子70餘，男子40餘。（如果讀者記得漢文國語研究會被禁止之時，男女學生以90名為限，這是不減反增了！）參加典禮的來賓、一新會會員、學

生共計160餘人，場面熱絡。⁸⁷第二天九時一新義塾正式開始上課。林獻堂早上九時餘到義塾看潘瑞安教國語、漢文；午後二時四十分往義塾看莊伊若教授漢文；晚上八時半又往義塾看莊伊若教男學生漢文。⁸⁸林獻堂是義塾的創立者，第一天來考察上課情況，以求改進之道，乃是常情。但是，從一新義塾開設以來，看學生上課成為林獻堂一天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林獻堂日記中，一位天生的教育者的身影逐漸浮現出來。

如果我們翻閱1933年5月15日以後的林獻堂日記，我們將發現，林獻堂幾乎每天都到義塾看莊伊若教漢文——他對看教授國語興趣似乎比較低。由於三組學生下午有兩個鐘頭一起上課，情況頗為混亂，當學生讀音和理解有錯誤時，莊伊若無法一一給予訂正，林獻堂於是主動提議星期天替學生復習。時間訂在下午二時，他的復習方法有五：一、讀，二、解說，三、試驗（考試），五、質問，六、讀書所感。當天他指定四位女學生（包括張月珠）下個星期天報告讀書所感。⁸⁹這是霧峰頂厝大家長當起書房的助教。當莊伊若缺席時，他甚至替他代課。⁹⁰由於學生分上、下午和晚間上課，他有時一天巡兩次。其實林獻堂很好學，晚間教《四書》、《古文析義》時，他經常去聽講

⁸²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三月二日，頁88；三月四日，頁91。

⁸³ 申請過程見《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二月二十五日，頁78；三月二日，頁88；三月三日，頁89；三月四日，頁91；三月十二日，頁103；三月十七日，頁110；三月二十二日，頁116；三月三十一日，頁130；四月七日，頁141；四月二十二日，頁168；五月二日，頁182；五月八日，頁191。

⁸⁴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九日，頁192。

⁸⁵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四月七日，頁141。

⁸⁶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十二日，頁196。

⁸⁷ 眾人「各執會期唱會歌，行列而往萊園，至考槃軒環立，猶龍教演五分鐘體操，然後休憩、搜寶遊戲約二十分間，乃復整列返會館攝影紀念。三唱一新義塾萬歲，然後散會。」《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十五日，頁201。

⁸⁸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十六日，頁202。

⁸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二十一日，頁207。

⁹⁰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二十九日，頁217；七月十五日，頁277。

解，有時還找夫人楊水心一起去。⁹¹直到此時，一新會的演講都在星期六（土曜日）舉行，由於義塾學生也想來聽演講，因此改為星期天（日曜日）。⁹²這就是土曜講座變成日曜講座的原因，也就是遷就一新義塾之故。他「教復習」一直持續到7月9日，由於天氣漸熱，暫時停止。⁹³至此，林獻堂總共教了七次。來跟他復習的學生不少，有次「因前刻降雨，出席者不滿二十名」，⁹⁴因此，平常人數應多於此。

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時期的林獻堂，每天稍有空閒就散步到一新會館，看教漢文，晚上若有時間自己也去聽講。到了星期天，下午二時到義塾「教復習」，晚上則出席日曜講座。在他，應該是既忙碌又充實吧。雖然那年秋天林獻堂未繼續「教復習」，翌年（1934）林獻堂仍然經常到義塾看教漢文和國語，當莊伊若缺席時，代他教過幾次課。⁹⁵該年6月29日，因為某個契機，林獻堂替一新會義塾女學生改日記，接下來的三天，他繼續替女學生改日記。⁹⁶或許有鑑於漢文寫作的重要性，7月7日他和林資瑞、林金生討論改義塾學生的作文一事。⁹⁷之後我們看到他開始改學生的日記和作文。這些女學生包括

未來的媳婦曾珠如。⁹⁸

一新義塾雖然有部分學生是林家的族人或親戚，也有來自外面的毫無關係者。這可從林獻堂等人商託保正募集一新義塾男女學生，以及會對學生進行家庭訪問中得知。⁹⁹因此，讓我們假想：你是一位外人，來到一新義塾求學，同學中有林家的奶奶、小姐、媳婦，也時常可以看到身穿長衫，腳著黑頭鞋的獻堂仔舍來到教室，觀看大家上課。在一新會館的圖書室，你也時常可以遇見他，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來讀書，就是帶人來參觀，而且他喜歡和塾生談話。這位阿舍雖然不苟言笑，卻非常熱心替你復習功課，訓練你當眾發表讀書心得，並且替你改日記和作文，交還時還詳加說明其中未妥之處。當你畢業了，他還怕大家散掉，組織了一新塾友會（1935年3月11日）。¹⁰⁰塾友會原本預定一年開一次總會，他又擔心「凡學問不進則退，卒業後能繼續研究者甚鮮，雖欲研究者若遇不識之處亦無人可問」，建議每週聚會一次，以此而「友誼親善、學問精進兩者皆可達也」。他的建議獲得滿座贊成，於是從該年4月16日起每個星期二（火曜）聚會一次。¹⁰¹他是塾友會的「準講師」，只要有空，他在下午四時到圖書室，

⁹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三十日，頁219；五月三十一日，頁220；六月二日，頁224；六月十六日，頁240；秋天聽講《孟子》，《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九月五日，頁342；九月七日，頁345；九月九日，頁348。

⁹²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六月十八日，頁243。

⁹³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七月九日，頁269。

⁹⁴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六月十八日，頁243。

⁹⁵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六月十八日，頁244；九月十二日，頁353；九月十四日，頁355。

⁹⁶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六月二十九日，頁256；六月三十日，頁257；七月一日，頁258；七月二日，頁259。

⁹⁷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七月七日，頁266。

⁹⁸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七月十日，頁271；七月十二日，頁173；七月十七日，頁279；七月十九日，頁283；八月一日，頁298。根據日記，林資瑞也負責改一部分的作文。見《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七月十六日，頁278。

⁹⁹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三月十二日，頁99；九月九日，頁349。《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二月二十四日，頁72。

¹⁰⁰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三月十一日，頁88。

¹⁰¹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四月五日，頁120。

和塾友討論學問，回答問題。¹⁰²你想這位名聞全島，交接日本政要、名士的阿舍有多少時間？星期二塾友會，星期四讀書會，星期天日曜講座，而他都不輕易缺席，且經常披掛上陣。這樣的阿舍，似乎不易找到可比之人！

過去我們從政治運動及相關文獻中認識到的林獻堂，是政治的林獻堂；林獻堂日記讓我們有機會認識文化的林獻堂。日記中有關一新義塾的紀錄，更讓我們認識教育家林獻堂。林獻堂把一新義塾當成一新會的一大事業，而一新會自成立以來，便是他整個生活的重心。他所投注的心力和精神，讓七十年後反覆翻閱他的日記的筆者，感到不可思議之外，還是不可思議。然而，林獻堂和林攀龍視為永久事業的一新會，卻終將「無疾而終」。它的解消不自來於內部——如果沒有外在原因，具有執拗之生命力的一新會不會輕易中止，已經突破二百回的日曜講座沒有理由停止；截至 1935 年年底已經舉辦八十三回的讀書會也沒有理由結束。但這一切都將為外力所摧毀，這是最令人扼腕之處。

五、一新會從榮盛到解消

一新會自創立以後，蓬勃發展，活動數量多，內容豐富。一直到 1935 年年底，活力十足，然而，1936 年間突然許多活動叫停，彷彿

¹⁰²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六月十八日，頁 215；七月二日，頁 229。可惜火曜塾友會無法持續，可能由於塾友出席不熱烈所致。七月二日那一次（最後一次？），因為下雨，只來了三位塾友，包括講師莊伊若、潘瑞安，以及準講師林獻堂，共六人。

冰解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如前所述，霧峰一新會舉辦過二百回以上的日曜講座，在日曜講座持續進行的時候，1934 年 5 月 7 日讀書會在一新會館圖書室舉行成立會。¹⁰³這也是每週一次的聚會，會員就所讀的書發表心得，和講演會有明顯的區隔。會員分正會員、特別會員，並有旁聽員。這個活動最初固定在星期一（月曜日）舉行。舉辦三回之後，警部補高嶺信夫和巡查奧隆表示想來參加讀書會，結果允許他們來旁聽，但拒絕成為會員。¹⁰⁴毋庸說，他們的用意在於監視讀書會之進行。林獻堂在日記中一向稱跟蹤、監視他的警察為「特務」。（讀書會用閩南語進行，也真虧他們了。）奧隆時常來旁聽，有時換其他巡查來，也有兩位一起來的情况。有次巡查沒來，林獻堂在日記上寫道：「今夜巡查不來旁聽，想為無暇也。」¹⁰⁵

讀書會除了介紹自己所讀的書，發表心得之外，有時訂有議題，供大家討論，如「討論婚姻問題，父母選擇與自由選擇二者之優劣，吾人當何所是從。」¹⁰⁶11 月 26 日是第三十回讀書會，舉辦三十回紀念活動，也就是「抽籤演講」，先準備講題，以抽籤方式決定講者，抽到者得作即席演講，共十四個題目，林獻堂的題目是「映畫」（電

¹⁰³ 林獻堂自述組織讀書會的動機為：一、非有互相勉勵之機關不能進步，二、際此思想混沌吾人將何適從，自非研究不可，三、準備將來為我同胞盡力。《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五月七日，頁 189。

¹⁰⁴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五月七日，頁 189；五月十四日，頁 197；五月二十二日，頁 207。高嶺信夫，臺中州大屯郡役所警察課警部補（頁 1，註 1）；奧隆為同一單位之巡查。

¹⁰⁵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六月十三日，頁 208。

¹⁰⁶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十月一日，頁 376。

影)。¹⁰⁷12月27日起，讀書會改在星期四（木曜日）舉行。¹⁰⁸讀書會的講題新舊東西雜陳，非常有意思，如林獻堂曾介紹《倫理學原理》，並多次發表研究《史記》本紀的心得，林培英講「羅素的幸福論」，林攀龍講「印度甘地自傳」，林猶龍講《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等。¹⁰⁹1935年12月19日，一新會舉行第八十三回讀書會，這是此年日記中關於讀書會的最後紀載。翌年（1936）讀書會應該還繼續進行，但也就在這一年讀書會結束了；由於欠缺此年日記，我們無法得知何時終止。在這一年間，一新會許多活動都無法照往常的方式進行。可惜的是，我們無法知道讀書會是否突破一百回。

日曜講座、一新義塾教學，以及讀書會，是一新會持續最久的三項例行活動。另外，1935年10月26日一新詩文會成立，方式是出詩題，限韻賦詩，由詞宗評定優劣。似乎每月一次。¹¹⁰茲將一新會常設活動簡示如表2。一新義塾週一到週六上課，日曜講座和讀書會每週一次。我們知道林家婦女中有若干人，如吳素貞、張月珠、曾珠如等，既在義塾上漢文，也參加日曜講座和讀書會。他們的日子可以說非常緊湊、充實。

表2 一新會常設活動簡表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日曜講座 04/09-----					?
	一新義塾 05/15-----				10/04
		讀書會 05/07-----			?
			詩文會 10/26-----	?	

林獻堂想必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一新會的另一項創舉是舉辦夏季講習會。共舉行兩屆：1933年8月12日至23日，共12日；1934年8月6日至8月16日，共11天。主要以講演為主。這兩次夏季講習會申請許可時很不順利，官方一再刁難拖延。1933年夏季講習會原預訂8月10日舉行，我們不知道最初提出申請在哪一天，只知道7月24日申請書被駁回，理由是缺講師經歷書。8月3日林獻堂命溫成龍往教育課催促講習會之認可，得知還在警務部調查中。8月8日，林獻堂等人決定：若第二天獲得許可，將於十日舉行講習會。8月9日，大屯郡視學長嶺朝良表示：夏季講習會若去除講師葉榮鐘，則第二天便予以批准。又說：一新會必須加入教化團體（關於此一問題，詳後）。林獻堂與林攀龍、蔡培火商量，決定把葉榮鐘從名單中刪除，但加入教化聯盟的事以後再協議。（葉榮鐘預定講的科目是新聞學。）8月10日，溫成龍拿著刪掉葉榮鐘的申請書，再度到郡役所。過午歸來說，明日認可書方能發下。

¹⁰⁷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十一月二十六日，頁445。

¹⁰⁸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十二月二十七日，頁476。

¹⁰⁹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七月十六日，頁278；《史記》，見八月二十七日，頁335；九月三日，頁344；九月十日，頁350；九月十七日，頁358；九月二十四日，頁368；十月一日，頁376；十月八日，頁384；十月十五日，頁395；十月二十二日，頁403；十月二十九日，頁412；「羅素幸福觀」見《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三月七日，頁83；「印度甘地自傳」，三月十四日，頁92；《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見四月十一日，頁128；四月二十五日，頁144。

¹¹⁰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十月十九日，頁371；十月二十六日，頁377；十一月九日，頁399；十二月二十三日，頁450。

因此，一新會決定 12 日舉行講習會，將通知書一齊發出。¹¹¹換句話說，時間非常緊迫，萬一第二天又生變，通知都發出去了，不知如何收拾。8 月 11 日，溫成龍再度往郡役所催促批准講習會，午後歸來說：昨天已經認可了，但因手續上的關係，不能即時取回認可書。林獻堂忍不住感嘆：「噫！一講習會之認可如是重難也。」¹¹²

1934 年夏季講習會預定 8 月 6 日舉行，申請過程同樣困難重重。7 月 4 日一新會提出申請，8 月 3 日得知還沒到教育課長之手，林獻堂命溫成龍去催促。郡庶務課長表示：夏季講習會之認可所以遷延的原因，乃是因為一新會不加入教化聯盟，建議明日速即加入。林獻堂等人認為，一新會是否加入教化聯盟是另外的問題，決不能與夏季講習會之認可作交換條件。¹¹³8 月 4 日，中尾教育課長和郡守貞方平一郎表示：一新會加入教化聯盟才能批准夏季講習會。林獻堂在日記中寫道：「余甚不快作此無理之交換條件，蓋教化聯盟與一新會皆為教化團體，受壓逼而加入，精神上已莫大之損害矣，是斷不能加入。」後經陳忻從中與竹下知事、中田內務部長交涉，中尾教育課長才決定認可，把加入教化聯盟當成另一個問題。¹¹⁴但是，一直到 8 月 5 日的晚上，也就是預定舉行的前一天晚上，貞方郡守方才通知批准了！¹¹⁵1935 年一新會未舉辦夏季講習會，或許和申請困難重重有關。

一新會的活動頗具連貫性，也顯示會員的季節感。1932 年一新

¹¹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七月二十四日，頁 288；八月三日，頁 300；八月八日，頁 306；八月九日，頁 307。八月十日，頁 308。

¹¹²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八月十一日，頁 310。

¹¹³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三日，頁 300。

¹¹⁴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四日，頁 302。

¹¹⁵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六日，頁 306。

會舉行第一回運動會，1934 年 11 月 19 日舉行第二回運動會，盛況勝於第一回，「蓋因增加義塾諸生徒也。」¹¹⁶1934 年，一新會與霧峰庄體育會、霧峰公學校舉行聯合大運動會。¹¹⁷其他比較小規模的活動，如婦女懇親會、¹¹⁸留學生懇親會、¹¹⁹庄人慰安會、¹²⁰外地演講等，¹²¹也都大致延續第一年的作法，或是在精神上有相通之處。此外，一新會主辦有益於學習的外出參觀活動，如參觀刑務所、變電所等。¹²²訪問刑務所那一次有 220 餘人參加，不能不說「頗為盛況」（林獻堂慣用語）。

一新會在夏天舉行「納涼會」之類的活動。第一次納涼會在 1933 年 8 月 19 日晚間八時半舉行，地點是林獻堂自宅庭院，有林猶龍、高錦花、香珍、松基等唱歌，炳文、啓昌、添丁、金瑞等奏漢樂，又有少女十餘人之歌舞，末了作活動寫真。一新會員來參觀者 200 餘人。¹²³1934 年 8 月 14 日的納涼音樂會，八時開始，有林猶龍、林惠美、林雙眉、香珍、義塾男女口琴團、日高兒童劇團等演出，觀眾四、

¹¹⁶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十一月十九日，頁 443。

¹¹⁷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十一月三日，頁 418。

¹¹⁸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十月二十七日，頁 416。八十餘人參加。

¹¹⁹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八月一日，頁 297。約四十人參加。

¹²⁰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十二月二十六日，頁 493。約千餘人參加。

¹²¹ 如一九三三年十月至柳樹滿、十二月至坑口演講，見《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十月三十一日，頁 420；十二月一日，頁 460。一九三四年六月有「巡迴講演會」，九月至坑口演講，見《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六月二十三日，頁 249；九月二十一日，頁 365。

¹²² 參觀刑務所，見《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五月五日，頁 186；林獻堂率義塾學生七十餘人，及其他約十人，參觀變電所，見《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二十七日，頁 335。

¹²³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八月十九日，頁 320。

五百人，頗稱盛況，十時半方閉會。¹²⁴1935年的納涼會，於8月24日晚間八時在霧峰劇場舉行，「人眾擁擠，幾無立錐之地。音樂、唱歌、舞蹈、演劇四者皆備，最後一劇曰「父歸」，……頗博觀眾唱彩。十一時閉會。」¹²⁵納涼會可以說規模愈來愈盛大，觀眾愈來愈多。

在一新會諸多活動中，最膾炙人口的可能是週年紀念會——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週年慶」了。創立的那一年（1932）6月12日，一新會舉辦書畫展覽會，展出一百件作品。林獻堂和林攀龍一家人非常看重藝術，我們從林獻堂日記中得知參觀畫展（並且買畫）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到日本訪問也一樣。林獻堂曾以各種方式資助過許多年輕的音樂家、美術家、文學家等。畫家顏水龍是其中一位，他也是林攀龍的摯友。1931年顏水龍的兩幅畫入選法國巴黎秋季美術沙龍展時，林攀龍寫了一篇參觀感言，登在《臺灣新民報》。文字中透露出他對藝術的深切喜愛，以及與有榮焉的無上喜悅。文章末了他引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話作結：¹²⁶

讚美優秀的東西是僅次於那件東西的好事情

這是何等高貴的禮讚！林攀龍和林獻堂等人不也經常在做那僅次於優秀東西的好事情嗎？從一新會一週年紀念會開始，書畫展覽會成爲未來幾次週年慶的固定節目。

¹²⁴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十四日，頁314。

¹²⁵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八月二十四日，頁293。

¹²⁶ 「優秀なるものを讚美するのはそのものに次いでよい事である。」林攀龍，〈顏水龍的畫入選巴黎秋季美術沙龍展〉（葉笛譯），林博正編，《人生隨筆及其他——林攀龍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274。日文原文刊載於《臺灣新民報》第391號，1931年11月21日。

1933年3月19日是一新會創立一週年紀念日。書畫手藝展覽會在會館開幕，一週年祝賀會於午後二時半在大花廳舉行，晚上在大花廳開講演會。閉會後，在會館前放烟火，「人眾千餘，道路爲之擁塞」。第二天，在一新會館植紀念樹，左右各種兩棵木蓮和銀杏。來觀書畫手藝展覽會者絡繹不絕，人造花幾乎全部賣完。林獻堂寫了一幅字（見圖6），因爲不想賣，所以定了高價（十元），卻被吳素貞買走。展覽會六時結束，當天晚上在大花廳放映兩部電影「非洲猛獸」和「緋紅文字」，觀眾千餘人。「緋紅文字」即“Scarlet Letter”，改編自美國小說家霍桑的作品。電影第二天再放映一次。¹²⁷一週年紀念活動共計兩個白天，三個晚上。

1934年3月19日二週年紀念日，舉行書畫手工品展覽會，下午二時半在大花廳舉行祝賀會，晚上在會館舉行提燈遊行，環庄一周，有100餘人參加；之後於大花廳放映電影。第二天晚上，在大花廳舉行音樂跳舞會，觀眾700-800人。我們不清楚第三天是否還有節目，因爲林獻堂一早就起身收拾行李，準備出發到日本。¹²⁸我們不禁想，他特地等到週年慶祝活動結束才離開霧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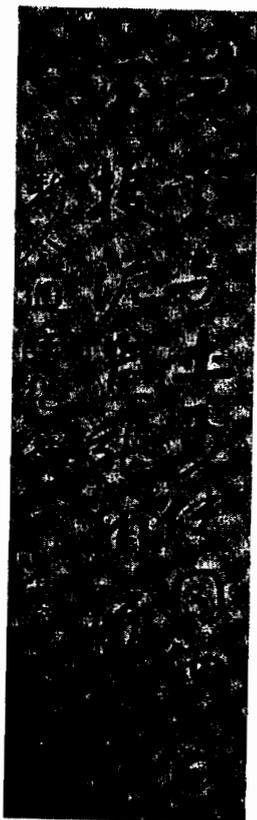


圖6 林獻堂先生
遺墨

¹²⁷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一日，頁112-115。

¹²⁸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一日，頁110-111。

1935年3月19日，一新會舉行三週年紀念會，九時會員30餘人在會館合唱會歌、放炮，植紀念樹一對。當天舉辦茶會，曾珠如等人負責賣茶部，林阿選負責賣吃茶券。書畫手藝展覽會同時開幕，觀眾絡繹不絕。到喫茶室喝茶的有十之二、三，賣掉喫茶券480餘枚。紀念祝賀會二時半在戲園召開，由一新會委員長林攀龍敘禮，來賓致祝辭，並讀祝電、祝詩等。一新會仿照去年之例，舉行提燈遊行，但被命令中止；準備的花燈遂一概無用。第二天書畫手藝展覽會繼續開放，六時林攀龍向工作人員致謝辭，接著大家合唱會歌，三唱「一新會萬歲」後閉會。七時半在戲園放映電影。¹²⁹這是一新會週年活動首次遭受官方干涉，預示著時局愈來愈緊，更嚴重的還在後頭。

以上三次的週年紀念活動，不只是雅人雅集，參與的群眾非常熱烈，動則千人左右。在此，筆者不禁想起韶齡之年，物質貧乏，娛樂甚少，我居住的小鎮偶遇有在空地放映免費電影，總是人頭攢動。七十年前的霧峰，時光更要倒退好幾紀，為時兩天的一新會週年活動，放映電影只是節目之一，書畫手藝展覽、音樂舞蹈、提燈遊行等等，不知要讓多少庄人嘆為觀止，有如魚龍之幻！至於茶會，恐怕更動人聽聞。年近古稀時，吳素貞回憶道：「紀念大會〔二週年紀念會〕那一天全省遠近扶老攜幼來參加者非常擁擠，又以園遊會中飲食部的那些臨時賣店中的菜餚，點心，都是婦女會員的精心傑作，主持販賣和招待的人手由霧峰官家奶奶小姐們擔任，在那封建社會下，讓貴婦閨秀拋頭露面空前大膽的創舉，最受注目和欣賞，生意特別興隆。」¹³⁰

¹²⁹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日，頁98-100。

¹³⁰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28。附帶一提，吳素貞的回憶錄是事後追憶的，有些細節可能不正確，例如這裡提及的週年紀念活動應該是三週年，不是二週年。

當一新會會員與高采烈經營他們的小小世界時，大環境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他們的努力終將如夢幻泡影，消散於無形。1936年6月17日，林獻堂參加在臺中公園舉行的臺灣始政紀念日慶祝遊園會，被一位姓賣間的日本人當眾揮拳掌摑。這件事對林獻堂衝擊很大。賣間掌摑林獻堂，一般稱為「祖國事件」。事情起因於該年二月，林獻堂和弟弟林階堂、林猶龍參加臺灣新民報組織的華南考察團，歷遊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東、上海各地。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席上致辭，林獻堂有「林某歸來祖國」之語。這件事為特務獲悉，轉報臺灣軍部，5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此事，對林獻堂大加鞭撻。¹³¹據悉，6月17日那天，賣間在園遊會中尋見林獻堂，即由懷中掏出勸告狀，內容略謂林氏在上海之言動是非國民的，大不應該，如有悔悟當即辭去公職，誓言今後不參加一切之社會政治運動。林獻堂回答：上海之言動是新聞誤報，至於對貴下之勸告，歸後當熟慮善處之。（筆者案，很像林獻堂的行事風格）賣間即說：事屬至明，無再熟慮之必要。言畢拳頭並至，幸得楊肇嘉在旁阻住，只受兩下而得脫。¹³²雖然林獻堂對於遭毆打一事當時反應相當冷靜，但這件事對他打擊非常大。官派媒體大力聲援賣間；林獻堂決定辭掉一切公職，即臺灣總督府評議員、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東亞共榮協會顧問，以及臺灣新民報取締役（董事）。最令林獻堂灰心喪志的恐怕是某些同志趁機落井下石吧。¹³³可惜這一年的林獻堂日記不復可見。

¹³¹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林獻堂先生年譜》，60b。

¹³²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家世生平與交友》，「日記」1936年6月22日條，頁375。

¹³³ 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家世生平與交友》，「日記」1936年6月27日、7月8日、7月22日條，頁375、378-379。

讓我們回頭看看一新會的情況吧。1936年一新會如何慶祝創立四週年呢？從1937年的日記，我們得知四週年紀念會仍有書畫展覽會，但「因懸敕語於不適當之處而生問題」。我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總之，1937年1月下旬，一新會開委員會討論五週年活動時，鑑於歷年花灯遭受警察干涉，又有敕語掛錯地方的問題，因此，決定五週年祝賀會廢止花灯和書畫展覽，時間也縮短。¹³⁴ 3月19日那天，「一新會五週年紀念會，因時局之關係廢止演講、書畫展覽、パーザー〔パーザー：義賣會〕、花灯、食茶店諸行事。」三時半舉行紀念祝賀會，參加者共80餘名。晚間八時半在義塾第一教室開懇親音樂會。演奏結束，食大麵、摸彩（抽福引），十時餘散會。這是一新會從創立以來最寒酸的一次週年慶。非不為也，時不我予也。

殖民政府的壓逼無處不在。我們前面提到，臺中州政府一直要一新會加入教化聯盟，從1933年4月10日開始，林獻堂和林攀龍抵擋了一年多，最後一新會委員會在1934年8月20日終於決議加入教化聯盟。¹³⁵ 此時林攀龍人在日本，若在霧峰，不知他將持何種態度？約一年前，他認為「官民合作之教化事業皆無有終之美」，而斷然拒絕之。¹³⁶

林獻堂極端重視日曜講座，就算他人在關子嶺，或遠在日本，公私兩忙之際，仍不忘在日記登錄此日在霧峰舉行的日曜講座的講題和講師。（我們不知道他是事後補記，還是隨時有人特地通報。無論何者，都顯示他對日曜講座的看重。）日曜講座在1936年某個時刻結

¹³⁴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一月二十六日，頁37。

¹³⁵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二十日，頁322；八月二十一日，頁324。

¹³⁶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八月十七日，頁317。

束了。他自己參與甚深的讀書會，也在1936年某個時刻終止了。唯一剩下的是一新義塾。

1937年1月1日新曆元旦，林獻堂和夫人，以及溫成龍到一新義塾，九時舉行〔新年〕祝賀式。出席者共29人。先唱國歌，林猶龍以代理塾主身分致訓辭、林春懷以來賓身分致祝辭，之後唱「新年歌」，然後閉會。¹³⁷ 讓我們看看一新義塾成立後第一個元旦是怎麼過的。1934年1月1日，九時半在一新義塾舉行元旦祝賀式，男女學生出席者60-70人。塾主林攀龍、林獻堂、李昆玉述新年祝賀辭。先唱國歌，後唱會歌，閉會式之後各贈與手巾一條，唱三聲一新會萬歲，然後寫書畫帖以作紀念。¹³⁸ 真可說好景不再。尤有甚者，這天（1937/01/01）下午四時，陸軍病院臺中分院長窪田精四郎穿著大尉的正式服裝來拜訪林獻堂。他很同情林獻堂遭人誤解（指祖國事件），他要林獻堂留意（原文「注意」）三件事：一、要樹門松（可見林獻堂沒做），二、一新義塾當以國語為主，不宜與漢文並行，三、庄役場書記當採用內地人（此時霧峰庄長是林雲龍）。¹³⁹ 一位新年的訪客（還要在林家用晚餐），憑什麼要林獻堂「注意」這三點？未免太失禮了。他所憑藉的是「時局」，而且是出於好意。

從林獻堂日記，我們得知1937年一新義塾的學生人數較前減少很多。這個時候，學習或使用漢文已經嚴重違反潮流。一月下旬，《臺灣新民報》也受到來自軍方的壓逼，羅萬俤認為廢止漢文一事，「時

¹³⁷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一月一日，頁1。

¹³⁸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一月一日，頁1。

¹³⁹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一月一日，頁1。

機至此已不能復再抵抗矣」。¹⁴⁰根據 3 月 5 日的日記，林獻堂認為一新義塾的男女學生「多無熱心讀書，漸次減少，三組女子甚至無有出席者。」這是他第一次流露不滿意學生的學習態度。他於是和溫成龍、潘瑞安討論「鼓舞之法及募集新學生」。他寫道：「義塾經費每年須一千五百元以上，而成績不佳，實為殘念（遺憾）。」¹⁴¹這幾句話讓我們感覺他很捨不得——不是捨不得錢，而是捨不得那曾經有過的熱烈的讀書氣氛。3 月 27 日，一新義塾舉行畢業典禮。林雪香和林燕四年全勤，賞與手錶各一只；王萬金三年全勤，賞與《和漢大辭典》一部。另有四名獲得精勤獎。典禮中，王萬金和李緞代表畢業生致答辭。李緞述感謝惜別之意，聲淚俱下，林獻堂大為感動。下午按照慣例，一新塾友會歡迎畢業生入會，並開總會。¹⁴²這是最後一次總會。根據日記，此時一新義塾大約維持 50 餘名學生。¹⁴³

1937 年 5 月 15 日是一新義塾四週年紀念日，九時舉行祝賀式。典禮之後開學藝會，有 20 位學生參加演出，用國語（日語）與臺語各半。第二天，林獻堂赴臺中向相關人士辭行。17 日，林獻堂帶著二媳婦（林愛子）、三位孫子，以及管家一行七人啓程赴日。¹⁴⁴據悉林獻堂此行有長住日本的打算。¹⁴⁵10 月某日，林獻堂接到楊水心的來信，他於 12 日回復曰：「一新義塾於十月四日廢止漢文教授，順應

時機，善於措置，余決定在此靜養，暫不歸臺。」¹⁴⁶

一新義塾廢止漢文教學，正式為霧峰一新會畫上休止符。

六、女性與霧峰一新會

霧峰一新會成立的經緯、活動內容、地方殖民政府的逼壓，以及最後的解消，我們在上面幾節已經交代了。到此，關於一新會的介紹應該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如果我們就此結束，我們將忽略一新會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因而辜負了林攀龍、林獻堂等人的一番苦心。那麼，這個特色是什麼呢？

一新會的一大特色是講求男女平等、提倡女性走入社會，實際上女性的參與非常深。¹⁴⁷如果我們從一新會的活動中把女性抽離出來，那麼，日曜講座就要垮一半，一新義塾要垮三分之二，讀書會也要減少一些生氣。究實而言，這不是人數的問題，這是一新會核心精神之所在，抽掉女性，一新會不是垮一半不一半的問題，而是不再成其為一新會。

重視女性的公共角色，主張男女平等，這和林攀龍、林獻堂父子的人生閱歷與視野息息相關，但是，可貴的不是一個「知」字，而是身體力行。如前所述，霧峰一新會第一回演講在 1932 年 4 月 1 日舉行（其後發展為土曜講座、日曜講座）。這一回的「辯士」（講演者）是廖德聰、林金生、林攀龍、林以義、溫成龍，以及吳素貞。楊水心

¹⁴⁰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一月二十七日，頁 38。

¹⁴¹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三月五日，頁 86。

¹⁴²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三月二十七日，頁 115。

¹⁴³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四月二十九日，頁 159。

¹⁴⁴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五月十五日，頁 177；五月十七日，頁 180。

¹⁴⁵ 秦賢次編，〈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頁 321。

¹⁴⁶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十月十二日，頁 354。

¹⁴⁷ 許雪姬亦將之列為一新會五大特色之一，見氏著，〈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頁 15。

致開會辭，林愛子致閉會辭。聽眾 300~400 人，「於盛會中散會」。¹⁴⁸這場演講會，有如火車的機關頭，啟動了未來 200 餘場的演講，極具指標作用。在這麼重要的首場演講會中，我們看到三位女性擔綱，由女性開頭（開會辭），一位講演，最後又由女性作結（閉會辭）。這樣的安排，不是偶然。我們可以從一些零星的記載中，窺其一斑。例如，4 月 6 日，一新會舉辦婦女茶話會，參與者女性 20 人，男子 5 人，林獻堂日記云：「席間談話皆以婦人進出沒〔莫〕落男子之後以鼓舞之，頗動她等之聽聞。」¹⁴⁹「進出」是日文漢字的用法，意思是「走入」，在這裡是說：「婦人要走入社會，不要落後於男子。」這樣的主張打動了在座的婦女。

七十餘年前，對於深居閨閣之內的女性而言，公開演講絕非容易之事。（即便對男性而言，何嘗容易。）公開演講面對的是一群聽眾，講者是在公共場域發言，不論是議題或儀態，都得從日常的「私的關係」中掙脫出來。婦女如何「進出」公眾世界是一大挑戰。顯然林獻堂、林攀龍等人對女性的能力具有信心。一新會的土曜講座（後稱日曜講座），定例每次二人演講，一位男士，一位女士。這個原則一直持續到最後。以下是土曜講座最初四回的講題和講者：¹⁵⁰

第一回（1932/04/09）

就社會事業而言
促進婦人之精神

林攀龍
張氏月珠

第二回（1932/04/16）

臺灣新民報日刊發刊所感	林猶龍
就新聞事業而言（新聞與社會之關係）	葉榮鐘
產婦及初生兒之衛生	王氏水

第三回（1932/04/23）

嬰兒死亡之原因及豫防法	王氏瑞蘭
何以謂之人生與人生觀	林獻堂

第四回（1932/04/30）

新時代婦女之正道	林氏素英
談目下之財界事情	陳圻

雖然這只是二百餘回中的最初四回，卻是很好的樣本。基本上，女性演講者所談論的大抵和女性議題或專業知識有關。

女性講者對公開演講是認真的。吳素貞爲了在 4 月 1 日發表爲時甚短的演講，事先準備演說稿，3 月 28 日拿給林獻堂過目，題目是「迷信打破」，約有二百餘言。林獻堂日記云：「雖非透徹之議論，亦頗有可取之處。」¹⁵¹張月珠是土曜講座首場的講者之一。我們無法得知他們的表現如何，但是顯然他們很看重此事，很想改進演講的技巧。4 月 23 日，林獻堂將往一新會圖書室讀書，剛好陳薄燕（林輯堂之妾）、吳素貞、張月珠、林阿選來找他，他遂招他們一起到一新會館，在圖書室座談數十分鐘，張月珠提議開一研究會以養成女辯

¹⁴⁸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四月一日，頁 148。

¹⁴⁹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四月六日，頁 156。

¹⁵⁰ 輯自《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見《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圖版部分，未標頁碼。

¹⁵¹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二十八日，頁 141。

士。林獻堂「甚贊成其說」，認為「非如是不足以動聽眾之觀念」。¹⁵²所謂「動聽眾之觀念」自然是指改變一般人對婦女及其地位等看法。5月1日，一新會舉辦第一回婦人會，這個會的主持人、致開會辭和閉會辭的都是女性。六位演講者有二位男士（林獻堂、林攀龍），四位女性。林獻堂的題目是「演說之方法」，這是應張月珠和吳素貞之要求而講的。¹⁵³顯然女辯士們熱切希望得到指點，而林獻堂也樂於教導。

1935年3月6日，林獻堂日記記載：¹⁵⁴

日曜講座自千九百三十二年四月九日創設至三月十日，計百五十回。講師男子四十一人〔內英人一，日人三〕，女子四十五人〔英人二〕。講演回數余與攀龍、成龍、月珠各十一回，猶龍十回，金生九回，崑玉、水心、素貞、瑞蘭各八回，水來、培英、磐石、桂鶯、碧霜各七回，培火、遂性、榮鐘、春懷、碧霞各六回，少聰、戊己、戊鉉、專真、時喜、桂桃、珠如各五回，以下不錄，預定贈與紀念品。

第二天，他又想五回以下還是應該記錄下來，「以作將來之參考」。於是又花了篇幅一一記錄下來。¹⁵⁵由此可見，日曜講座女性講員甚至多於男性。不要說在當時，就是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能夠做到這一點，

¹⁵²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四月二十二日，頁182。

¹⁵³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五月二日，頁194。林獻堂在日記中記下演說方法的要點。

¹⁵⁴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六日，頁82。

¹⁵⁵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七日，頁83。附帶一提，日曜講座講演六回以上才有講師待遇的資格。（日記1934/07/18，頁281）

少之又少。

3月10日，一新會舉辦日曜講座一百五十回紀念演講，曾珠如講「自由與責任」，林獻堂講「日曜講座百五十回之感想」，「聽眾百數十人，自始至終皆傾耳靜聽。」¹⁵⁶曾珠如的題目相當抽象，想必不好講，很可惜我們無法得知內容。¹⁵⁷對熟悉林家歷史的人而言，這場紀念演講格外有意思。因為，這一年2月18日林攀龍決定和曾珠如結婚。¹⁵⁸這是林攀龍經過1934年一段不如意的戀情之後，¹⁵⁹在父母的期待下和曾珠如締結婚姻。曾珠如是一新會年輕的核心分子，也是林獻堂和夫人楊水心看中的媳婦。一新會委員長兼一新義塾塾主林攀龍和活躍的會員曾珠如結婚，是一新會的大喜事。一百五十回紀念演講會是曾珠如婚前最後一次演講，搭檔是未來的公公——曾經替他改作文的頂厝大老爺。附帶一提，4月3日林攀龍、曾珠如結婚當天，二十位義塾女生加入「親迎」行列，引導花轎。結婚後第三天，林攀龍招待一新會會員510餘名，義塾學生150餘名，公學校、派出所並親友及使用人約200人，在霧峰戲園觀賞日高跳舞團表演，並看電影。由此可見，一新會在林攀龍心目中的地位。

¹⁵⁶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三月十日，頁87。

¹⁵⁷ 林獻堂有意將一百五十回的演講原稿彙集起來，付諸剞劂，但茲事繁複，因此先印演題和目錄。演講原稿似乎未見付梓，誠可惜也。

¹⁵⁸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21、28。

¹⁵⁹ 一九三四年年初，抱獨身主義的林攀龍和堂妹林雙吉戀愛，決定結婚，由於同姓，又是近親，林獻堂和楊水心「心中如壓大石，苦悶異常，蓋恐其堅執不捨，必致家庭破裂，而政治運動、社會教化諸事業則從此已矣。」（日記1933/03/06，頁92）。經過一番激烈的衝突，兩天之後，林攀龍同意不跟林雙吉結婚。其後林雙吉在林獻堂大力資助之下，回到中國唸書，林攀龍則到日本東京研究學問，停留七個月之久。

活躍於一新會的女性會員不少，除了林獻堂的妻子、媳婦以及前面提過的張月珠、吳素貞之外，還有洪浣翠（林瑞騰妾）、楊桂鶯、林碧霜、林阿選等人。在這裡讓我們介紹一下首場演講會披掛上陣的吳素貞。吳素貞是林資彬的繼室，出身彰化望族，是前清貢生吳德功的姪女。吳德功著有《戴施兩案紀略》、《讓臺記》、《彰化節孝冊》、《觀光日記》等書。吳家恪守舊規，相信女子無才便是德，不讓女子拋頭露面。偏偏吳素貞喜好讀書，個性又強，從幼年開始爲了爭取讀書之機會，吃了不少苦頭。吳素貞沒有正式的學歷，但舊學有根柢。他和林資彬的婚姻不幸福，一新會成立之後，她全力投入，也報名一新義塾，到處看得到她的身影。一新會對她的影響非常深遠。光復後，她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成功當選，走上女性參政之路，並主持臺中市婦女會。在回憶錄《我的記述》中，吳素貞寫了〈我加入了一新會〉，對她所參與的一新會活動，如演講、辯論，有詳細的描述。在她的回憶中，一新會「揭櫫以改革社會風氣，提高女權爲宗旨」，並說「一新會倡導女權」云云。雖然，我們在一新會的文獻中並未看到「提高女權」這樣的字眼，吳素貞的現身說法證明了一新會的女性立場。戰後，吳素貞之有能力選擇這樣的人生路徑，可以說是一新會的餘蔭（heritage）。

張月珠也是一新會非常活躍的女性會員。林獻堂對她寄予厚望，曾「勸其勉強學問，將來爲婦女界之指導者。」日記云：「她雖不敢以此自負，亦頗以余言爲適合。」¹⁶⁰1934年8月7日，在一新會夏季講習會中，張月珠擔任學生懇親會的主持人，林獻堂認爲她「指揮

¹⁶⁰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八月五日，頁302。

頗得其宜」，¹⁶¹流露出欣賞之意。可惜筆者尚未蒐集到有關張月珠的資料，不知她在戰後的出處情況。是否不負林獻堂之所期，成爲婦女界的指導者呢？

一新會雖未標榜我們今天熟悉的口號，如「提倡女權」、「男女平等」等，其所作所爲其實就是要提高女性地位，而且這是奠基在男女平等的堅實信念之上。林獻堂確確實實相信男女平等。有一次陳槐庭在土曜講座講「男女不平等」，內容「引古來男女不平等爲當然，又言女性嫉妒而好虛榮。」林獻堂恐聽眾誤解，乃急爲說明：男女不平等皆由制度、習俗使然，非智能之不能平等；次說明制度平等、機會平等，以闡明平等原則……。¹⁶²這樣的觀念——尤其是相信男女智能平等——即使在今天都還無法深入人心。我們從林獻堂日記看出他非常注重女子教育，毫無男女之別。至於林攀龍，他欣賞西歐文化，曾指出「女性地位之提高是西歐文化的緣故」，¹⁶³無疑也是相信男女平等。當大戶人家恨不得把自家婦女侷限在私領域，楊水心、林愛子、林關關卻一再拋頭露面，還到處巡迴演講。¹⁶⁴戰後，林攀龍鼓勵曾珠如參與婦女會活動，獲選爲臺灣省婦女會理事長，並以最高票當選爲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¹⁶⁵在這裡，我們看到信念的一貫性，以及知行之間的可貴結合。

¹⁶¹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八月七日，頁307。

¹⁶²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三月二十五日，頁120。

¹⁶³ 「婦人の地位を引き上げたのは西歐文化の所爲である事を思は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林攀龍，〈歐州文化の優越性（上）〉，《臺灣民報》第241號，1929年1月1日，頁15。

¹⁶⁴ 《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十二月一日，頁460；《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六月二十三日，頁249。

¹⁶⁵ 秦賢次編，〈林攀龍（南陽）先生年表〉，頁321。

七、小 結

林攀龍不欣賞東方文學中「人世悲慨」的美學傳統。我們在第二節引過他的句子：「……東洋詩人大體上都享受自然，而殊少感受其恩惠，其大多數都是於娑羅雙樹的花色裡感受著盛者必衰之理的人們。大多為『叢雲遮月，風吹花』之類的詞藻。」筆者很同意他的看法，因此在寫作過程儘量壓抑個人的感覺，以免墮入「人世悲慨」的俗套裡。然而，每當讀到一新會活力十足的活動一項項中止、消失，很難不悵然若有所失。一新會的消失，不來自內部的自我敗壞，而是來自外部的壓力。

從祖國事件以來，林獻堂承受許多壓力，這些壓力除了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1937 年地方殖民當局還對他的族人林資彬、林松齡、林鶴年「開刀」，以達到「殺雞儆猴」的威嚇效果。¹⁶⁶諸如這類事情都是造成林獻堂走避日本內地的原因。在這裡，我們必須了解殖民地統治的一個特色：一般而言，殖民地子民在殖民地感受到的壓迫和歧視往往比人在內地時嚴重，在內地甚至可以享受到和母國人民一樣的法律保障。這是殖民統治弔詭的地方。總之，林獻堂於 1937 年 5 月 17 日——參加了一新義塾四週年祝賀式之後，攜帶部分家人赴日，他這一住要到 1938 年 12 月 11 日才離開東京，¹⁶⁷返回臺灣。

193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右派勢力囂張，這個時候日本本身知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難以自保，或轉向，或僅以身

免（如矢內原忠雄），何況在殖民地從事政治社會運動者？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林獻堂之遭受壓逼、一新會之所以煙消雲散，乃係無可如何之事。

關於霧峰一新會，值得深入分析的地方很多。我這篇文章只是先整理個大概，進一步的探討留待將來。最後，我想談一下臺灣史史料大量出現對臺灣史研究所起的作用。十二年前，我從旅居一紀之久的異鄉返回臺灣。當時臺灣史已經開始受到重視，許多史料陸續「出土」。臺灣史的許多史料是在社會給予相當的注意之下，才出現在「正式」的場景。如果，臺灣史再晚十年才受到重視，我相信這其間將有不少史料湮滅於不知不覺中。二十餘年前，當我開始從事臺灣史研究時，可以利用的史料非常貧乏，有些史料就算知道，也很難入手。我之所以提及前塵往事，只是想說明一個社會重不重視某種（某類）歷史，對該歷史的相關史料的存歿具有極大的影響。林獻堂日記之所以能殘存到 1990 年代，又能夠經過整理註解而公諸於世，這是要多大的運氣和多少相關人士的努力才能獲致！透過林獻堂日記，歷史向我們展示我們所不曾認識的過去：至少若無林獻堂日記，一新會的存在將只剩下幾張照片和零星的記載。林獻堂日記每天記的內容不多（大抵不超過一頁），而且林獻堂的寫作風格要言不煩，粗看之下似乎鮮少可觀之處，但他持之有恆，日繼一日，如果我們仔細檢讀，反復對照，將從中獲致綿綿不絕的訊息。

一新會代表臺灣曾有過的健康的、向上的、陽光般的社群自新運動。雖然那樣的精神和世界早已離我們遠去，且和臺灣目前的文化格調風馬牛不相及，最後還是讓我們以一新會會歌的兩句話作結：「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生活若合理，親像日上山」。

¹⁶⁶ 細節不及詳述，有興趣者可參考《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前幾個月的記載，如 02/13、02/17、02/20 等。

¹⁶⁷ 《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頁 321。